

(苏) B·B·科索拉波夫 著

顾镜清 译

# 社会预测方法论

贵州人民出版社

# 社会预测方法论

[苏] B·B·科索拉波夫著  
顾 镜 清 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В · В · КОСОЛАПОВ

Методология Социального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я  
«Вища Школа»

责任编辑 张继泽  
封面设计 张世申

社会预测方法论

(苏)B·B·科索拉波夫 著

顾镜清译

贵州人民出版社

(贵阳市延安中路5号)

江苏启东解放印刷厂印刷 上海市上海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本 9.25印张 200千字

1985年11月第1版 1985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0

书号 3115·71 定价 1.50 元

# 目 录

导 言.....	( 1 )
<b>第一章 马列主义社会认识体系中的社会预测.....</b>	<b>( 10 )</b>
第一节 预料未来的历史形式.....	( 10 )
第二节 社会预测学在马列主义社会学体系中 的作用.....	( 30 )
第三节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社 会预测学的哲学方法论.....	( 37 )
<b>第二章 社会预测研究的目标和基本客体.....</b>	<b>( 47 )</b>
第一节 社会发展前景作为社会预测研究的目 标.....	( 47 )
第二节 社会预测的基本客体.....	( 65 )
<b>第三章 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的基本概念范围.....</b>	<b>( 92 )</b>
第一节 作为马列主义预测学方法论出发前提 的原则.....	( 92 )
第二节 社会预测的基本规律.....	( 96 )
第三节 社会预测方法的启发可能性和应用范 围.....	( 107 )
第四节 社会预测学的研究范畴.....	( 131 )
<b>第四章 社会预测和社会过程的管理.....</b>	<b>( 144 )</b>
第一节 预测在社会管理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 144 )
第二节 在预测社会过程发展前景基础上社会 过程管理的社会技术系统基本类型.....	( 158 )
第三节 规划和预测的相互有机联系，是发达	

社会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技术管理系 统的功能特点	(170)
<b>第五章 部门社会预测</b>	(184)
第一节 部门社会预测的基本种类，部门社会 预测同社会政治活动目标、任务的相 互联系	(184)
第二节 经互会国家1981年—1985年和1990年 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计划和 有科学依据的预测	(203)
第三节 预测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经济和政治思 想发展的综合系统方法	(212)
<b>第六章 地区性和全球性专题社会预测</b>	(230)
第一节 作为预测对象的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 迫切问题	(230)
第二节 今后二百年：是人类的衰落、停滞， 还是社会进步？	(238)
<b>结束语</b>	(276)
<b>参考文献</b>	(280)

## 导　　言

今天，无论是苏联的科学家还是外国的学者，对社会预测问题都引起了越来越大的注意。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自古以来，人们力图知道自己的未来，所有时代也都会高度评价预言的威力。现时，预见未来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而这种预见的特点在于社会政治、经济、科技和思想方面巨大而又不断增长的变化。人类在地球上大约存在了三百万年，但其经济、科技和文化的成就有百分之九十仅仅是在近百年来才取得的。下一个世纪的使命，是再次从根本上改变社会的现状。

在将近三百万年的历程中，人类积下了许多问题，获得解决的仅仅是一部分，一般都作为未解决的问题而世代相传。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些问题达到了如此尖锐的程度，即人们的存在本身，以及世界文明的未来，都直接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与否。用列宁的话来说，今天，“世界上只有两种力量能够决定人类的命运。一种力量是国际资本主义，它要是取得胜利，就会无比残暴地施展这一力量，各弱小民族的发展史说明了这一点。另一种力量是国际无产阶级，它用无产阶级专政（它把这叫做工人的民主）来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参考文献1，30卷185页）。

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当代人是未来世界的积极建设者，而这个世界将于2000年以后在地球的各个地方彻底建立起来。那么这将是个怎样的世界呢？它将会给人类带来些什么呢？它将是个共产主义世界，还是个资本主义世界？或者都不是，

是另外一个什么世界？在帝国主义强加于人民的军备竞赛年复一年加剧，环境污染增加，亚非拉国家的粮食缺乏，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枯竭，供应各国居民和所有大陆居民的物质财富以及精神财富方面的差距扩大，资本主义制度危机和资本主义国家镇压机构人为散布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危机加深的条件下，人们期待的将是怎样的未来呢？

这些并不轻松的问题，使千百万人深感不安。这是很自然的，因为不管怎么样，每个人的生活情况，生活阵地的自由选择，以及命运，都取决于如何回答这些问题。虽然未来不能确定现在，但是对于未来的观念，无疑会影响现在人们的行为。

还在五十年代，未来的廿一世纪被理解为远离当时好几十年的世纪；而今天，2000年已经和我们靠得很近。1980年入学的儿童，到2000年大约是26至30岁，刚开始投入自己的职业劳动。而那时已在校学习的那些孩子，到廿一世纪初亦将会对社会的发展起到决定性影响。对他们而言，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正是取决于今天所采取和实施的决策。在世界范围内人类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时代，未来和现在正在接近，并且通过急剧的社会变革而取得相互联系。这种社会变革在改造着地球的各个大洲、一切国家、一切民族以及毫无例外的一切人，由此可见社会预见问题的巨大迫切性。在亿万群众被历史卷入革命事件漩涡的条件下，今天作出的每一个错误决策，对成十万、成百万人来说，会在并不那么遥远的将来变成往往无法补救的悲剧；而每一个有科学依据的正确决策，考虑到它的未来社会后果，会加速社会进步，使社会进步具有人道的性质。

未来的数十年，是人类解决当代许多全球性问题的年

代，例如普遍的彻底的裁军，确立世界持久和平，净化污染的环境，开发宇宙和世界海洋的资源，资产阶级社会中社会政治的革命性改革，人们在世界范围内建立社会主义共同体，保证一切人（不管他住在何方）具有足够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克服在发展世界经济方面的能源限制或其他资源限制。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务必采取那些措施？社会预测的任务就是要回答这些问题。

未来的秘密，就是时间的秘密。只有采取真正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社会实际，才能揭示这种秘密。建立在马列主义基础上，把马列主义当作革命思想和实际改造活动方法论的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就能保证采用这种方法。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的产生，同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的、列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的社会科学方面的革命变革密切相关。预测功能，是马列主义不可分离的一个性质。

我们的时代是个转折的时代。它的渊源在过去；而完成和揭示社会、科技发展方面已经形成的各种趋势，则在将来。为了明白这个时代的社会历史本质，就必须知道它的渊源。虽然从马克思首先描绘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奥秘，证明它的历史暂时性质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但正是在我们的时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性和发展趋势，表现得比较明显了。而且只有在研究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时候，才能理解这种发展规律性和发展趋势。同时，世界发展得越快，世界上社会矛盾越尖锐，人类受到的磨折越沉重，马列主义就越合乎现代情况。人类的历史，人类的现实经验，都是它的公正见证人。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理论方面的主要功绩，在于建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以及共产主义社会是未来社会的理

论。这种“简化”具有一定的存在意义，因为这种理论贯穿整个马列主义学说，是马列主义学说的实际应用部分，现在科学上就把它当作“实用”和“革新”部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目前世界上9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实际活动的基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是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最终目标的科学预测。目前已在进行这种建设的国家，占地球面积的26.1%，占地球全部人口的32.6%。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在建立了共产主义学说以后，在人们对社会发展内容和前景的看法上完成了极其深刻的革命。经过人们许多世纪以来对未来的探索，建立了关于社会发展理想组织的几百种空想方案，其中包括空想社会主义。但是，只有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奠基者，才把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并且也发现了推翻资产阶级和建设共产主义的强大社会力量——工人阶级。关于全世界工人阶级历史使命的学说，便是科学社会主义同工人运动结合的基础。因而，科学和革命行动，在工人阶级为未来而斗争的实践中结合在一起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预见的那样，工人阶级是现时代的中心。

还在资本主义是地球上人们劳动组织最主要社会形式的时期，马列主义就证实资本主义不能从本质上解决迫切的社会问题，因而得出了这种制度历史地注定要失败的结论。当代现实完全证明了马列主义对资产阶级社会这个“病人”的诊断正确无误。

马列主义预测学同“未来学”是相对立的。未来学是资产阶级思想流派，其基本目的是批评作为未来社会学说的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目前，虽然“未来学”预见未来的成绩极小，但它在资产阶级社会获得了很大的普及，普及程度超过了任何别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流派。资本主义国家的宣传机

器，一刻不停地鼓起对未来学的兴趣，指望它通过对未来的议论，能把人民群众的注意力从必须刻不容缓地解决资产阶级社会中成熟的社会变革方面转移开去。此外，资产阶级未来学还有另外一种社会功能，即在似乎客观地描绘人类的未来时，试图使这一代人相信，资本主义能够挽回已失去的历史主动性，在几十年之后可变成人道的制度，保证社会在社会和科技方面获得进步。

资产阶级未来学的一切主要概念，其基本矛头都是指向马列主义理论的，而马列主义理论预言，在世界范围内，人类必然要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未来学已经提出了几十个不同的未来模型，从令人愉快的、十分乐观的模型一直到如此恐惧的、灾难性的模型，连圣经中最后审判的记录也比不上它们。同时，象在市场上一样，每个作者都把自己对未来的认识吹嘘为唯一正确的认识。虽然对真理同时可能有多种解释，但仅仅存在一个真理，唯一的一个真理。不论对未来社会建立多少种模型，如“后工业社会”、“技术化社会”、“控制论社会”等等，在任何方案中都将是个“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点变得越来越清楚了。那么这倒底是个什么样的社会呢？

马列主义根据事实作出了明确的回答：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中，未来社会的特征，自然具有最一般的性质：这个社会经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从而恢复了生产者和生产条件间的统一，而那时的生产条件对劳动者说来失去了公共的性质。每个人的充分自由发展，成了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且根据科学原理自觉地改造社会。生产力获得了充分的发展余地，生产直接靠社会的需求来调节，并在社会的监督下完成。新社会确立了最高级

的综合——农业和工业的联合。共产主义改变了劳动的性质：它变得合理，真正自由，在长期规划的基础上加以有计划地组织，而这种长期规划的期限有时远远超过一代人的寿命。新社会要求由劳动者自己管理的生产高度社会化。把未来的情景进一步具体化，这就是现实革命实践的事业。

有时候，资产阶级未来学家对马列主义奠基者提出意见，说你们奠基者既没有预见过那个，又没有描述过这个……这些意见是可笑的，这就象物理学家对爱因斯坦提出这样的意见一样可笑：爱因斯坦没有能发现重力波；也象天文学家责难哥白尼一样可笑：哥白尼没有能预言脉冲星的发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伟大就在于，他们从事件的进程中，天才地预测到主要的决定性的的东西，而我们当代人则是这些预测的见证人。他们的伟大还在于，科学地预言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点。

世界上没有一件东西是永恒不变的，但世界上确存在着由全人类经验获得的永恒的珍品：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和爱因斯坦的才略，歌德、黑格尔和康德的渊博学识，伏尔泰、普希金和高尔基的满腔热情，杰克·伦敦、德莱塞、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对作品中人物命运的深思熟虑。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作品，也属于人类成就这个真正可贵的宝库之列。由于根据生活的要求，革新是不断进行的；由于这是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学说，而这种社会将来在地球上存在的时间看来是无限长的，要经历好多世纪，好几百年，所以他们的作品将一直是合乎时代要求的。

科学预测，是苏联共产党和苏维埃国家统一国策（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科技政策）的一部分。在苏联最高苏维埃

1978年7月通过的《关于苏联部长会议》的法律中强调指出，苏联部长会议“制订和实现统一科技政策的措施，组织制订科技进步的预测。”（参考文献11，1978年7月6日）。苏共25大，把改进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规划，以及预测社会经济过程，当作科学的研究的极重要方向之一（参阅参考文献4,214页）。被人民称作社会主义时代宣言的苏联新宪法，巩固了苏维埃社会的成果，并且指出了苏联社会共产主义未来的远景。苏共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在1977年10月4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总结全民讨论我国根本大法草案的情况时指出：“未来的基础在现在，我们在解决今天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时，要逐渐进入明天共产主义的时期”（参考文献8，6卷537页）。

在苏共中央和苏联部长会议《关于改进计划工作和加强经济机制对提高生产效率和工作质量的作用》的决议中（1979年7月），规定了改进我国将来整个经营管理体制的新途径，强调必须选择最有效的途径来达到很高的国民经济最终效果，合理地把条条和块块发展结合起来，把远景规划和现行计划结合起来，保证经济均衡增长，改善部门之间和部门内部的比例关系。在解决这些任务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的，要数全国的预测系统，它的任务是及时地保证编制国家发展前景预测，而且使这种预测具有应有的科学水平。决议规定要系统地编制20年科技进步综合纲要，10年（按五年计划算）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向草案，还有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任务（参阅参考文献7a，8—10页）。

苏共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同志，在苏共中央向26大提交的总结报告中指出：“今天，当我们展望未来5年、未来10年的时候，我们不能忘记，正

是在这些年代里，将形成和建立起国家进入廿二世纪时的国民经济结构。这种结构应该体现新社会的基本特点和标准，应该适应进步的方向，体现科学和生产的一体化，体现创造性思想和创造性劳动牢不可破的联盟”（参考文献5，44页）。苏共中央的总结报告，确定了计划任务，提出了1990年前社会经济、政治和思想发展的预测性目标。这个总结报告，是把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方法创造性地用于千百万人社会实践的范例。因而，社会预测系统的任务是要保证制订最近50至100年内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规划，特别是20年、10年、5年及1年等阶段的规划，确定可供选择的最佳途径，来选择能达到很高国民经济最终效果的计划任务。由此可见，社会预测方法论问题的迫切性。

本书是作者前几本著作的直接继续。这几本著作是：《信息供应和科学预测》（1970年基辅出版），《廿世纪前景展望》（1973年莫斯科出版），《人类和2000年》（1976年莫斯科出版英文本，1980年墨西哥出版西班牙文本）。同时，它们之间也有本质的差别。前几本书中，总结了社会预测的实践；而本书，是研究社会预测理论的方法论问题，对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编制社会预测的理论基础，作了哲学和社会学分析，叙述了社会预测的范畴结构和方法，有关未来知识的认识论和逻辑学特点，以及社会预测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本书特别注意作为社会预测哲学方法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作用与意义，以及批判地分析资产阶级未来学的方法论基础。

最后我想指出，本书的基础是作者1981年在基辅谢甫琴柯大学社会科学教师进修学院上课的讲稿和为该大学哲学系和社会学专门化的大学生上课的讲稿。规模和复杂性都在不

断扩大的共产主义建设任务，越来越严格地、强制性地要求把马列主义社会预测学课程列入高等学校经济系、历史系、哲学系、法律系的教学计划。科学地预见社会主义阶段的未来，是一项全国性的重要任务。

# 第一章

## 马列主义社会认识体系 中的社会预测

### 第一节 预料未来的历史形式

对人的意识说来，一个不可分割的特点是“超前反映”的能力，即清楚不过地预料人们物质实践活动的结果。对于社会实际“超前反映”表现的历史形式，已知的至少有五种：乌托邦主义，反乌托邦主义，科学幻想，科学预言，科学预测。

乌托邦主义——这一历史概念，表征某种神话般的社会变革方案，但这种社会变革认为是主观的愿望，在社会发展的那种实际条件下客观上不可能做到。某些资产阶级作者，把对未来的预料视同人们以乌托邦主义从事活动的组成部分。他们认为，对未来的乌托邦思想和神话般的创造，是作为生物种代表的人所固有的。例如，西班牙哲学家奥坦加·依·加赛特断言：“人们从事的一切都是乌托邦”（参考文献194，200页）。美国社会学家麦克尔·哈林顿写道，乌托邦作为对真正合理社会的希望是通用的（参阅参考文献176，54页）。蒙福尔特甚至试图把乌托邦主义想象为分析世界的方法，分析世界的完整性，分析世界各个方面的密切相关性和不可分割性：“乌托邦思想，是与片面性、明显的趋向性和兴趣、不完整性、不开通和专门化相对立的。利用乌托邦方法

的人，应该把生活看作为……相关的整体，……一个活机体”（参考文献191，5~6页）。新教的神学家帝利赫，把乌托邦转为人类学范畴，断言：“做人，就意味着要有乌托邦”，乌托邦的“基础是人的存在”（参考文献213，6页）。

对乌托邦这种超出历史的解释，是没有科学根据的。资产阶级作者之所以利用这种解释，是因为他们不仅把对未来的不科学预料当作乌托邦的，而且把马列主义对未来的科学预料也当作乌托邦的。事实上，乌托邦是当时预料未来方面表现出来的历史形式中的一种。乌托邦主义作为思潮，已经存在了二千多年，一直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才被马列主义所代替。马列主义对社会发展的历史趋势和前景作了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解释。乌托邦式思索，就是对未来作出投机的、抽象的预料，有两种历史形式：（1）把人类的过去神话般地想象为“黄金时代”（如老子、孟子、恩凯密、雅布尔、海西阿德、皮达尔的空想），（2）设想社会发展目标的乌托邦，展望未来或某个远处的乌托邦（莫尔、培根、德柴米、卡贝、康帕内拉、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根据恩格斯的评价，过去的空想家“天才地预示了我们现在已经科学地证明了其正确性的无数真理”（参考文献1,18卷556页）。就这方面而言，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社会主义学说，成了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理论来源之一。随着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作为“超前反映”形式之一的乌托邦，失去了正面的进步的意义。随着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阶段，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文献中实际上已不存在乌托邦的风格。举例说，如果十七世纪大约创造了70种乌托邦方案（反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农业的、城市的方案等等），那么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就屈指可数了）里赛于1872年出

版的《人的苦难》，塔尔德于1892年出版的《百年以后》，哈尔金于1896年出版的《未来历史判断》和1866年出版的《2066年》，贝拉米于1888年出版的《向后看》。这本书乌托邦地提出用非暴力形式从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国家社会主义。另外还有一些不大著名的乌托邦作品）。

随着资本主义转入帝国主义阶段，乌托邦思想被反乌托邦思想所代替。这是十分自然的，因为帝国主义破坏了由伟大的乌托邦主义者设计的未来形象，永远消除了群众对资产阶级上层统治集团采取人道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希望；在这种条件下，就会产生对未来的反乌托邦式的预料——神话般的、小资产阶级的消极的理解帝国主义肯定给人们带来的社会后果。反乌托邦意识的某些成分，已包含在十八至十九世纪的乌托邦作品中（库里维尔游记的第四部分，描写了野蛮人叶呼，还有密尔雪和孔多塞等的乌托邦作品）。不过，这种反乌托邦的意识，只有到廿世纪才获得广泛普及。反乌托邦，一方面是小资产阶级恐惧垄断资本主义金融寡头那不断增强的压迫的产物，另一方面是恐惧以工人阶级为首历史必然的革命转折的产物。这就决定了反乌托邦的内容：它记录了资产阶级制度的强烈不合理性，但忽略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而工人阶级仅仅被描绘为消极的群众，易上当受骗，满足于自己的社会奴隶地位。反乌托邦并没有记录廿世纪的一些显见现象，如资本主义世界的阶级斗争在加剧，社会主义作为现代决定性革命力量的影响在扩大。他们号召去做不可能的事——返回过去。因此，现代乌托邦客观上反映了帝国主义的利益。一些资产阶级的“经典”乌托邦作品，如柴苗金的《我们》、哈克斯利的《美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等，就是这样，它们对社会主义充满了仇恨，把